

城與年

斐定著

城與年

...



10321

234

~~103~~

2512.45

1621

城 與 年

斐 定 著 曹 靖 華 譯

亞歷克舍夫插圖 魯迅題說明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・上 海

КОНСТ. ФЕДИН
ГОРОДА И ГОДЫ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, 1930

城 與 年

斐 定 著
曹 靖 華 譯
亞歷克舍夫插圖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622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5 印張 24 8/25 插頁 10 字數 404,000

(原三联書店版印 5,000 册)

1954年9月新1版

1957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數 10,081—15,080 定价(8) 2.1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寫的域，是由德國的紐倫堡，愛蘭昆……寫到俄國的彼得堡，莫斯科……所寫的年是從一九一四年直到一九二二年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蘇聯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時代背景上，展開了廣大的場面。小說的主人公是俄國留德的知識分子安得列。他在德國同一個青年藝術家古爾特結為知交。但是他倆的友誼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破裂了。小說敘述原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古爾特，參加了戰爭，在俄國被俘，如何受到革命的啓示，加入了共產黨；另一方面敘述了作為俄僑的安得列被拘留在德國的經歷。直到德俄媾和，兩國交換俘虜時，安得列纔回到祖國，並且被派去協助古爾特處理遣送德俘的工作。這時，一個極其反動的德國軍官舍璣，喬裝混跡在普通的德俘中間，找到了安得列。安得列想通過舍璣給原先在德國的情人瑪麗帶信，竟從古爾特的公文中竊取了別的德俘的證件，交給舍璣，使他得以潛逃，而不知舍璣即瑪麗的未婚夫。事後，安得列發瘋，結局則是古爾特把安得列看成革命的敵人，將他處死了。

本書情節曲折，是作者施展藝術大匠的才華，獲得世界聲譽的第一部長篇巨著。



至
于

從
前

從
前

酒

我

我

麼 切

舊及本原序

G·柯列斯尼柯瓦

城與年，『在這些奇異的，在這些驚魂動魄的年光裏，我們還沒來得及從這一小時裏醒悟過來的時候，另一小時可又把我們撞倒了，』裴定把戰爭與革命的這些年，描繪在這一部作品裏。

這一個線球，在讀者面前瘋狂的旋轉着展開來。第一章是小說收場的那一年。這兒寫着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之一——安得列的死。這以後，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九一九年來到彼得堡的活的安得列。這兒接着一連串的讀者不明白的事件。安得列帶着一封讀者所不知道的信，到了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人的家裏。一位神祕的石泰茵的出現，不但使安得列驚懼起來，而且使讀者也出了一身冷汗。後來安得列在十字街上碰到一個奇怪的女人，這女人竟是他的太太。

作者一跳就跳到一九一四年，從彼得堡跳到愛蘭良，從俄羅斯跳到德意志，這麼以來，完全把讀者帶入迷魂陣裏了。

在那裏又是頭兩章裏那些人物。就是第一章裏槍殺自己的摯友安得列的那位古爾特。石泰茵就是中尉馮·舍瑞。取麗姐的地位而代之的是安得列的第一個愛人瑪麗小姐。

總而言之，一九一四年，是這部小說的開端。如果從這兒開始讀的話，一切的事件就依次展開

了。

豐盈的，一模一樣劃成小方塊的整個的德意志，在我們面前展開來。在那兒，『生活——這就是不要破壞了和諧』的那樣的德意志呵。

這兒，每天人們在一定的時間，都到羅塞南乘涼去。

男人們脫了上身西服，把帽子繫到背心的扣子上，拿着傘就走了。

他們從第一步起，脚步剛剛一開動，就脫了上身西服，把帽子繫到扣子上，於是一切都在和諧所容許的節奏和韻律裏行進了。

男子們是這樣的。

他們後邊和陸的跟着：妻子，女兒，岳母。統統都穿着白上衣，帶着小提包和雨傘。

在前邊走的是兒子們：不戴帽子，穿着羅貝式襯衫，下襟束在短褲裏。

戰爭的粗暴的聲音，衝入到德國市民的這種恬淡靜穆的生活裏了：

「拿住，拿住，拿——住——吧！」

「號外！……」

「號……」

「……外！……」

「都看吧，看吧！」

「呵——呵！……」

「我說過了，我說過了！……」

「你看了嗎？」

「可是你呢？」

「可是你呢？」

戰爭把太平生活推翻了。戰爭把兩個朋友——俄國人安得列和德國人古爾特——變成了敵人。
古爾特把安得列看成「祖國」的敵人同他絕交了。

戰爭一步一步的把德國的和諧與幸福吞沒了。

作者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描寫了戰爭的後方。他憎惡戰爭。「戰爭是肉攪子」。脚一登上往前綫開的火車的那些兵士們，在他看來都是上斷頭台的人。

作者在這戰爭的恐怖裏，用卓越的藝術名匠的手腕，所描寫的地主貴族的德國的智慧，是如何的暗淡了起來。

把那些反戰的兵士們，都囚到一座無聲的，死氣沈沈的堡壘裏。有一天，一陣絕望的吼聲，從堡壘裏發出來，從鐵窗裏伸出來的他的一隻手，「在空氣裏，在陽光裏亂抓着，忽而藏到鐵窗後邊，忽而又伸到外面來」，這印象在讀者記憶裏是永遠不滅的。

表面上德國仍保持着自己的過去的面貌。處處表現着那種模範的秩序。政府用盡一切方法使自己的國民都閉死到那種愛國主義的狂熱裏。「分配給消費者的一切生產品，從藥房的瀉藥，一直到

鞍張舖的馬套，都完全依愛國精神的方式發售的」。可是在這些秩序的後面，隱藏着日益激昂的反抗的情緒。

柏林放着活動西洋鏡，「投十枚普菲尼——你將瞧見戰爭」，對於真正看見戰爭的人，引起了猛烈的反抗。

通往充滿斷肢殘體的醫院的小路上，豎着牌子，上邊寫道：

只準自行車通行。

只準徒步通行。

只準騎乘通行。

可是一個人也不讓到那兒去，因為不能叫「心平氣和」的德國人看見真正的戰爭呢。

可是在音樂會上表演着「最新改良整形術」，表演着「從膝蓋以上切斷之腿，騎自行車上下樓梯」，「從手腕切斷之上肢，担任打字工作」，「從肘以上切斷之上肢，使用鎚，斧，耙，鎚，鉋和鋸」。

德國真是能發明呵！千千萬萬的工廠主，在戰爭裏都發財了。可是被毒氣侵瞎了眼睛的兵士們都醒悟了，飽經憂患的婦女都不能忍受了，革命在德國爆發了，瘋狂的羣衆把堡壘搗毀了。

作者有力的表現了戰爭的可怕，可是不會把革命的全部力量顯示出來。革命似乎輕輕的滑了過去，退到不關重要的地位。作者彷彿故意把革命從一個小城的窗子裏表現出來。德國十一月九日

的事變，表現在畢紹美斯堡裏，而俄國的十月革命，在安得列回國的時候，却遁入到遠遠的像塞米都那樣的城市裏。當安得列到了大都會的時候，他首先看到的是飢荒與破壞。

安得列到莫斯科，在他面前出現的，是多麼可怕的一幅畫面。

『人們都好像可憐的子蜂似的，擁在野火的週圍』，『半裸體的女人，長着兩隻空布袋似的奶頭，在自己的襤褸的衣服上捉着虱子』，『產婦在小土屋裏大聲叫着，害傷寒的人在三輪車下說着胡話』。

『跨過那些灌了石灰的屍坑，跨過那些好像水陸兩宜的蔓草似的斷肢殘體，穿過那些哭泣，嘆息和呻吟，順着那散佈着死亡的大地——這是通到生的道路呵』。

革命後的莫斯科，這是『在教堂的穹窿下，慢慢的消去的駝背的陰影；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癩皮狗；路上的死馬；從人跟前，從廢墟跟前，跨過獸屍和碎石堆，大聲叫着，罵着，趕着馬的馬車夫……而在這一切上邊，是蔽天遮日，悲鳴着將亡的莫斯科的密雲似的烏鴉，而莫斯科在自己的土崗上，在最後的喘息裏捲曲着身子』。

作者這幾頁描寫裏，充滿着可怕的絕望。作者銳敏的觀察到戰爭的缺點，這是他的很大的貢獻。可是他用貧困與飢荒的瑣碎的細目，掩蓋了革命，這表現了同路人作家的近視，不明白階級鬥爭的深刻的意義與革命的偉大。

破壞，死亡，埋葬——這是作者心愛的題材。安得列跑到司令部裏領委任狀，在那兒首先遇到

的是一口棺材。馬上那位大學教授就死了，接着就是出殯和墳院的描寫。對人生非常樂觀的李本丁，竟被殘暴的匪徒絞死了。安得利自己也死到自己的朋友古爾特手裏了。而安得利給瑪麗寫的信，完全流露着致死人書的音調。

無怪乎對於死的感覺，是安得利所體驗到的最好的感覺。

每秒鐘是死，每一處凹地是死，每一個坑是死，每一根柱子是死，轉角處是死，直路上是死。

對於死與破壞的這種銳敏的感覺，在這部作品裏，淋漓盡致的表現了戰爭的可怕，而革命在這兒却顯得非常暗淡。

斐定對於革命的感受，這是怕血把自己的手弄污了的那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。他承認這血，他崇拜牠，可是他怕牠。表現着知識階級對革命關係的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安得利，成了本書的主要人物，這並不是偶然的。他自己對自己說：『我一生都盡力的想站到中心裏。你明白，我想叫世界上的一切事件都發生到我的週圍。可是永遠總是都把我沖開，把我沖到一邊去。』

所以把他沖到一邊去的，是因為他的一切注意力都過於集中到私人身上了。安得利的全部生活，就是在追求個人的幸福。戰爭，革命，這一切都從旁邊溜走了。參加勒匪，這也只是忘却自我，避免思索的一種手段而已。

緊閉到個人的窄狹的圈子裏，他把自己葬送了。

用不着慌張呢。沒處可慌張呢。都過去了——那些年代都一去不復返了，而且也都用不着了，那些人永遠

也不會像從前一樣的了，永遠也不會了，都過去了。往那兒去，反正都不是一樣嗎？往那去，去到去不到，反正都不是一個樣嗎？

安得列是不會鬥爭的。他不能感受革命的，因為這對於他依然還是那種戰爭，而他是憎惡戰爭的。他不會主動，他是被動的，甚至在戀愛裏都不是他先下手的：瑪麗是先到他跟前去，麗姐是先引誘他的。

這種被動，這種消極，只在個人的小圈子裏這種對於人生意義的追求——是安得列走到死路上的原因。作者在作品的末尾自己承認道：『呵，如果就讓他往自己身上染過一點血斑，踏過一朵花的話，那我們對他的憐憫或許會擴大成爲愛，而我們也許不會讓他如此痛苦而渺小的死去呵！』作者這樣對於主人公的關係，似乎想把作者和安得列劃分開來。雖然有這種劃分，可是在對於革命的感受上，作者和安得列是有共通之點呢。安得列成了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，這並不是偶然的。在這部作品裏，革命居於次要的地位，這也不是偶然的。知識份子對於革命的感受，成了這部作品的主題，而且這主題貫通了斐定的已往的全部創作，這些也都不是偶然的。

安得列，這是這部作品中寫得最詳盡的人物，他是知識份子最顯明的代表者，可是如果他死得嫌早，死得不自然的話，那麼，這部作品中的其他知識份子，那簡直都是一些活屍。

『現在咱們都是鬼肚子裏的稀粥。胃液消化着咱們，過後咱們就順着腸子蠕動着，順着十二指腸，小腸，大腸，直腸蠕動着。咱們就是這些玩藝呵，』老頭子柴波甫這樣分析着知識份子。

這部作品裏的其他知識份子，都像「創過的木板似的」，那是一模一樣的。

古爾特是與衆不同的。他也是知識份子，可是他是處在另一種情況下的知識份子。中尉馮·舍璠用最殘酷的手段剝削過他。如果戰爭與革命期間，在安得列的生活中最大的就是「愛」的話，那麼在古爾特就是「憎」。這使他們兩人截然不同了。這些年代把從前的民族主義者古爾特變成了革命家，而從前走在古爾特前邊的安得列，却出賣了革命。

可是作者筆下的古爾特，也不會擺脫了知識份子的習性。古爾特的友誼，是一種「神秘的東西」。共產主義在古爾特的概念裏，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意味。對於安得列的殺害，太像恐怖行爲了。共產主義者對於背叛革命的安得列，有別的方法呢。

作者似乎有意把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典型的代表瑪麗，作爲一個女革命家似的。她首先衝入到堡壘裏，往自己家裏的門上掛着畢紹美斯堡兵士代表臨時蘇維埃的牌子，在往市政廳的通行證上，蓋着自己的私章。可是如果仔細對瑪麗觀察一下的話，那她的革命性，是含着一種冒險風味的。瑪麗不過是一個要如何便如何的任性的，狂妄的姑娘而已。

她童年的時候，登到三尼峯上，把附近人的魂都嚇壞了，她去找石侯爵夫人，陷到地窖裏。她從寄宿學校裏跟中尉馮·舍璠私奔。最後，爲了到俄國找安得列，竟隨便嫁給一個俄國兵士，而在彼得堡一瞧見安得列跟前的麗姐，就突然的消失了，她消失得如此突然，就像她的出現似的。

在這部作品裏佔特別地位的是中尉馮·舍璠的積極的反革命性。他肩負着自己的古老的貴族門

闊的重壓。甚至他對瑪麗的戀愛，也是爲了傳種接代出發的。『我想着自己的氏族，想着牠的和我自己的命運，於是我同瑪麗的結婚，對我就成了必需的了』。他感覺着過去的重担在壓着他。『像我這樣的人，我的祖父，曾祖父，歷史，早已都替我們決定了』。他中了妄自尊大的邪魔。他收買了古爾特的畫，他希望着將來當他一成名的時候，要做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庇護者。他熱中於權勢，想做一個領袖。他是『畢紹美斯堡一個卓越的人』。他的最卓越的地方，就是穿着那筆挺的制服。這位典型的德國軍官，這位在馬路上對於一個不會行敬禮的兵士，當場訓練得要死的德國軍官，他同千千萬萬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從後腦窩到右耳上，有一道光澤的粉紅的傷痕。

在這部作品裏，同一切人物合不來的這位軍官，通過瑪麗同他們聯繫起來。瑪麗是他入到這部書裏的一道橋梁。輕浮的，狂妄的瑪麗，愛上了這位專橫的侯爵軍官。可是當她一遇見安得利的時候，瑪麗就把他當作外人了。

在侯爵軍官的孤獨裏，有一種被命運注定的東西。應當替他傳種接代的瑪麗，也離開了他，馮·舍瑙只剩了一個堂皇的爵位了。

作者對這位老貴族的苗裔，是很感興趣的。他本着自己的全付天才，來有力的刻繪這位貴族的內心的愚鈍和渺小。作者對馮·舍瑙的裁判，這是對將亡的封建主義的裁判，是對打着帝國主義旗幟的舊武人控制的德國的裁判。

可是作者輝煌的描繪了妄自尊大的邪魔的侯爵，沒有用同一的表現力和說服力，把真實的革命